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七八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六百九十五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七

人部六 妒婦 寡婦 喪妻 後妻 妾

妒婦一

詩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注言后妃不妒忌而子孫衆多也 又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注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故衆妾稱願之 詩箋曰以色曰妒以行曰忌 史記曰女無

美惡入宫見妒　又曰好女入室惡女之仇　戰國策曰婦人之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妒者其情也　山海經曰太室山有木葉如棃而赤理其名曰帝休服之不妒

妒婦二

原左傳曰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見叔向諫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汝我何愛焉使往侍寢生叔虎　漢書曰陳后寵衰妒甚令巫祭祀以迴上意　又曰吕氏妒戚夫人髡鉗赭

衣使舂又斷手足去目燻耳飲瘖藥名曰人彘　又曰廣川王去嘗有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去愛之立為后又有幸姬陶望卿為脩靡夫人主繒帛昭信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裼傅粉其傍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伺之益不愛望卿昭信知去怒誣言望卿歷指郎吏臥處具知其主名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室臝其身更擊之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之望卿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椓

杙陰中割其鼻脣斷其舌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令諸姬觀縻盡乃止　魏志曰馮方女美袁術納焉甚寵幸諸妾害其寵因共殺而懸之言其自縊又曰袁紹婦劉氏甚妒紹死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又毀其形其少子尚又盡滅死妾家焉　王隱晉書曰賈充妻郭產子黎民三歲乳母抱向閤充入就乳母手中戲之郭遥望見疑充即鞭乳母殺之兒思乳母而死郭又生一男乳母抱在中庭充過拈頰郭又疑復殺乳

母男又死　郭子曰孫秀妻蒯嘗妬罵秀為貉子秀大不平遂出不復入詳赦宥　妬記曰王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時有妍少必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别館衆妾羅列男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疏中觀望忽見兩三小兒騎羊皆端正夫人語婢云汝出問此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云此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驚恚不能自忍乃命駕車將黄門及婢二十人持食刀欲自出尋討王公亦飛轡出門猶患遲

乃以左手攀車欄右手提麈尾以柄打牛狼狽奔馳方得先至蔡司徒聞之乃謂王曰朝廷欲加九錫公知否王以為信自叙謙志蔡曰不聞加餘物惟聞短轅犢車長柄麈尾耳王大羞慙　又曰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生等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闗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答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為爾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也　又曰

諸葛元直妻劉氏大妒忌恒與元直杖不勝痛纔得一兩仍以手模婦誤打指節腫從此作制每與杖輒令兩手各捉緫𨁴元直遇見婦捉緫𨁴欲成衣謂當與已杖失色怖婦曰不也捉此自欲成衣耳乃欣然　世説曰桓司馬以李勢女為妾南郡主拔刀率婢數十人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牕前梳頭髮垂委地姿貌絶麗乃徐下地結髮斂手向主曰國破家亡無心以至今日若能見殺猶生之年神色閒正辭旨悽惋主乃擲刀抱之

曰我見猶憐何況老奴　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以功封其妻哭於家為琰富貴更娶妾故也　馮敬通集曰敬通有一婢妻任酷妒之擊婢無所不至敬通乃棄遣之因與婦弟任武達書曰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身不榮不去此婦則事不成吾數奇命薄端相遭逢　增山堂肆考曰晉武帝太原中詔選良家以充後宮使楊后選所取后性妒不取端正美好惟取長白下藩女有美色帝舉扇障面語后曰

卞氏佳后曰藩三世后族不宜枉以卑位帝乃止　世說曰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本事詩曰韋庶人頗襲武氏之風軌中宗漸畏之内宴唱迴波詞有優人唱迴波詞曰迴波爾是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祇有裴談内裏無過李老韋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賜之　天中記曰令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上官昭容所製以掩點跡大歴以前士大夫妻多妒悍者婢妾稍不如輒印

面故有月點錢點

妒婦三

原道苦　種妒　夫婦之道苦苦謂不至不荅　晉書武帝欲為太子納妃帝曰賈氏之種妒而少子

被傷　晉書祖約妻無男性妒約亦不敢違常夜寢於外為人所傷疑妻所為求去職不許劉隗劾曰約新荷殊寵當敬以直內而患生婢妾自被刑戮宜貶黜帝不罪

告絕　又曰謝邈字茂度妻鄭氏妒忿懟與邈書告絕邈以書非婦人之辭疑其門生仇元達為之作遂斥元達

增髡頭　魏志袁紹妻劉氏性酷妒紹死未殯殺具寵妾五人以為死者有知恐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具形

劓鼻　朝野僉載宜城公主下嫁裴巺巺有嬖姝主怒劓鼻斷巺髮帝怒斥公主為縣主駙馬左遷

怒斫桃花　命賣皁莢

潜確類書武陽女嫁阮宣性絶妒忌家有桃樹一株花葉灼爍宣歎美之即便大怒令奴取刀斫樹摧折其花　宋書豫章内史劉休妻王氏妒帝聞之賜休勅與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命王氏親賣皁莢掃帚以辱之

龍騰井上　獅吼河東

南史梁郗皇后酷妒及終化爲龍入於後宮通夢於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涌於露井上爲殿衣服委積常置銀鹿盧金缾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　東坡居黄岡與陳季常游季常自以飽參禪學其妻柳氏悍客至或聞詬駡聲坡詩戲之曰誰似龍丘居士賢談空説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見圖愈疾　誦賦沉身

齊書劉瑱妹爲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爲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瑱憂之乃令陳郡殷倩畫鄱陽王與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密使姬姍示妃妃見唾

之罵曰故宜早死於是恩情即歇疾亦徐差　雜俎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性妒忌伯玉嘗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焉妻曰吾死何愁不為水神其夜乃自沉於津而死七日託夢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為神矣伯玉寤而畏之遂終身不渡此水婦人渡此水者皆壞衣素妝然後敢濟不然風波暴發若醜婦雖妝飾而神亦不妒也又并州壽陽縣有妒女廟葢介之推妹也

孝標三同　**文穆四畏**

梁書東漢馮衍字敬通妻任氏婦悍不畜媵妾兒女自操井臼劉孝標云予與敬通有三同不遇一同也剛直二同也馮有忌妻自操井臼予亦有忌妻家道坎坷三同也　聞見錄宋王文穆公夫人悍妒貴為一品不置姬侍欲置左右人竟不可得宅後作堂名三畏楊文公戲之曰可改作四畏公問其說曰兼畏夫人

推婢入墓　**賜姬出宮**

晉書干寶字令升父瑩有寵婢母甚妒父亡母乃推

婢入墓中經十年毋亡開墓婢伏棺上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寶父常取飲食與之家中有吉凶事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惡既而嫁之復生子寶嘗作無鬼論至是始悟幽冥之理作搜神記三十卷　唐莊宗有愛姬生子后患之一日元行欽侍上側上問曰爾新喪婦復娶乎吾助爾聘后即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上不得已陽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姬肩輿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自得者累日

銀盆綵緞　高髻濃妝　南唐近事兵部尚書杜業妻張氏妒悍業憚之烈祖嘗命元皇后召張至內庭誡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婢妾何拘忌如此張雪涕而言業本狂生遭逢聖運篤馬未竭而又早衰多病縱之將誤於任使耳烈祖聞之大加獎歎以銀盆綵緞賞之　雜俎房孺復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高髻濃妝一婢新妝稍佳崔氏怒曰汝好妝耶我為汝妝乃刻其眉以青填之燒鎖梁灼其兩眼角以朱傅

之及痂脫瘢如妝焉

妒婦四

增后妒玉人 拾遺記蜀先主以玉人置甘后側玩之后亦妒玉人

令茹鶬鶊 梁武帝平齊獲侍兒十餘輩頗娛於目為郗后所察動止皆隔拗憤恚成疾左右識其情者進曰臣讀山海經以鶬鶊為膳可以療其病使不忌陛下盍試諸帝從之郗茹膳妒減半

坐幔出妓 南史梁柳惔性愛音樂而畏憚其婦女妓精麗者略不敢仰視僕射張稷與惔狎而為惔妻賞敬稷詣惔先相問夫人惔每欲見妓常因稷請奏樂其妻隔幔坐妓然後敢出惔因得留目

金瓶賜酒 朝野僉載唐初兵部尚書任瓌勅賜二女皆國色妻妒爛二女頭髮禿盡太宗聞之賜金瓶酒云飲之立死不妒即不須飲柳氏拜

勅曰妾與瓌俱出微賤相與輔翼遂致榮宦今多內嬖誠不如死乃飲盡然非鴆也既醒帝曰人不畏死朕亦畏之因詔二女别宅安置

稱臙脂虎陸慎言妻沉慘狡妒吏民稱曰臙脂虎

妒婦五

原詩魏陳王曹植詩曰嗟爾同衾曾勿是志寧彼治容安此妒忌　唐李白玉壺吟曰西施宜笑復宜嚬醜女效之徒累身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宫中妒殺人　又怨歌行曰薦枕嬌夕月卷衣戀春風寧知趙飛燕奪寵恨無窮　宋蘇軾書孫公素扇詩曰披扇當年笑温嶠

握刀晩歲戰劉郎不須戚戚如馮衍但與時時說李陽原賦梁張纉妒婦賦曰惟婦怨之無極羌於何而弗有或造端以構末皆巧言之在口常因情以起恨每傳聲而妄受作隅悵而窺屏或覘𢠸而瞰牖若夫室怒小憾反目私言不忍細忽皆成大寃閨房之所隱私牀笫之所討論或一朝之發洩滿四海之𧨓喧忽有逆其妒鱗犯其忌制赴湯蹈火瞋目攘袂或棄産而焚家或投兒而害壻

寡婦一

增書曰惠鮮矜寡　禮記曰寡婦不夜哭　家語曰昔東彝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早寡為內私壻終身不嫁嫁則不嫁矣亦非清節之義也　列子曰思女不夫而死　淮南子曰以養孤孀

寡婦二

增家語曰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不納婦自牖

與之言曰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子不如柳下惠矣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未有似於此者

左傳曰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棠公死偃御崔子弔見其美使偃娶之偃曰同宗也君出自丁我出自桓又筮之不吉崔子曰嫠也何害前夫當之矣　又曰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生聲伯而出之嫁于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

大夫而嫁其外妹于施孝叔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曰鳥獸猶不失伉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歸二子於施氏施氏逆諸河沉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又曰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　列子曰愚公謀乎太行之險京城之孀婦有男往助之

寡婦三

原染竹　遺穗　湘川記舜巡狩蒼梧而崩二妃不從以淚染竹竹盡成斑而死也　詩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共牢　同穴　禮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齊謂共牢而食　詩死則同穴

增從子　報儺　禮夫死從子　莒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詳報儺

柏舟詩　黄鵠歌　詩注柏舟共姜自誓也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　列女傳陶嬰夫死守義作黄鵠歌魯人聞之遂不復求

征夫馬

寡婦船　弘範詩雙鬟初合便分離萬里征夫不肯隨今日軍迴身獨沒去時鞍馬別人騎　范文正公鎮越民曹孫居中卒子幼家貧公助俸錢百緡治巨舟差老衙校送歸作詩一絶戒其吏曰過關津但以吾詩示之詩云十口相持泛巨川來時焰熱去淒然關津若要知名姓便是孤兒寡婦船

門號義桓

屍還陰氏 漢書劉長卿妻桓鸞女生一男五歲長卿卒遠嫌不歸寧男十五而夭乃刑其耳自誓宗婦感之曰若家無他意何貴義輕身曰先君五更尊為帝師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是以豫刑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題其門號曰行義桓嫠 下陰喻妻事見前

辭侯郊弔 杞梁妻事見前 禮婦人為

為夫稽顙 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

謳歌醉宿 永日經年 漢書陳遵字孟公為河南太守弟級為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司直陳宗劾奏遵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謳歌醉宿免歸 陳子昂詩孀居永日蓬首終年

家專丹穴 漢書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者數世家亦不訾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

躬建墓碑 劉禹錫史僕射墓碑史孝章妻博陵崔氏僕射之喪自殁至葬

當門戶備祭祀建碑表皆崔氏之能也

寡婦四

原天窮禮老而無夫謂之寡此天民之窮而無告也　晝哭禮記穆伯之喪敬姜晝哭孔子曰知禮也　不夜哭禮寡婦不夜哭　未亡人寡婦自謂未亡人　城崩琴操杞梁死其妻無子乃求夫尸於城下哭之道路聞之者皆揮淚十日而城崩　孤鸞舞鏡事文類聚孤鸞念其雄見鏡而舞

寡婦五

原詩魏文帝寡婦詩曰友人阮元瑜早亡傷其妻孤寡

為作此詩霜露紛兮交下木葉落兮萋萋候鴈叫兮雲中歸燕翩兮徘徊妾心感兮惆悵白日急兮西頹守長夜兮思君魂一夕兮九乘悵延佇兮仰視星月隨兮天迴徙引領兮入房竊自憐兮孤棲願從君兮終沒愁何可兮久懷 增衛敬瑜妻孤燕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 張說詩曰緑流茂滋萍羅是依山崩川竭魚鳥何歸

增歌魯陶嬰黄鵠歌曰黄鵠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

宿兮想其故雄其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念此寡婦兮泣
下數行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况於貞良雖有賢雄
兮終不重行

原賦魏文帝寡婦賦曰陳留阮元瑜早亡每感存其遺
孤未嘗不愴然傷心故作是賦惟生民兮艱危在孤寡
兮常悲人皆處兮歡樂我獨怨兮無依撫遺孤兮太息
俛哀傷兮告誰三辰周兮遞照寒暑運兮代臻歷夏日
兮苦長涉秋夜兮漫漫微霜隕兮集庭燕雀飛兮吾前

去秋兮就冬改節兮時寒水凝兮成氷雪落兮翻翻傷薄命兮寡獨内惆悵兮自憐　王粲寡婦賦曰闔門兮却埽幽處兮高堂提孤孩兮出戸與之步兮東廂顧左右兮相憐意悽愴兮摧傷觀草木兮敷榮感傾葉兮落時人皆懷兮歡豫我獨感兮不怡日掩曖兮不昏明月皎兮揚暉坐幽室兮無為登空牀兮下幃涕流連兮交頸心憯結兮增悲　丁廙妻寡婦賦曰惟女子之有行固歷代之彝倫辭父母而言歸奉君子之清塵如懸蘿

之附松似浮萍之託津何性命之不造遭世路之險迍榮華煜其始茂所恃奄其徂泯靜閉門以却埽魂孤煢以窮居刷朱扉以白堊易玄帳以素幃含慘悴以何訴抱弱子以自慰時翳翳以東陰日亹亹以西墜雞斂翼以登棲雀分散以赴肆還空牀以下幃拂衾褥以安寐想逝者之有憑因宵夜之髣髴痛存歿之異路終窈漠而不至時荏苒而不留將遷靈以大行駕龍轜於門側設祖祭於前廊彼生離其猶難矧永絶而不傷自銜恤

而在疚履氷冬之四節風蕭蕭而增勁寒凛凛而彌切霜悽悽而夜降水漁漁而晨結瞻靈宇之空虛悲屏幌之徒設仰皇天而歎息腸一日而九結惟人生於世上若馳驥之過牖計先後其何幾亦同歸於幽冥　晉潘岳寡婦賦曰樂安任子咸者予少而歡焉不幸弱冠而終其妻又吾姨也故作斯賦伊女子之有行爰奉嬪於高族承慶雲之光覆荷君子之恩渥奉烝嘗以效順供灑埽以彌載榮華煜其始茂良人忽以捐背愁煩冤其

誰告提孤孩以坐側時曖曖而向昏日杳杳而西匿雀羣飛而赴楹雞登棲而斂翼歸空館而自憐撫衾幬以歎息耳傾想於疇昔目髣髴乎平素雖冥冥而罔覿猶依依以憑附自仲秋而在疚踰履霜以踐氷雪霏霏而驟落風瀏瀏而夙興意恍惚以遷越神一夕而九升庶浸遠而哀降情惻惻而彌甚願假夢以通靈目炯炯而不寢夜漫漫以悠悠寒凄凄以凜凜氣憤薄而乘胷涕交横而流枕重曰仰皇天兮歎息私自憐兮何極省微

躬兮孤弱顧稺子兮未識如涉川兮無津若陵虛兮失翼

喪妻一

增詩序曰喪其妃耦　禮記曰為妻喪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喪妻二

增南史曰宋何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　北史曰李象述子也清簡有風槩博涉羣書

從容樸素有名於時喪妻無子終竟不娶論者非之

舊唐書曰丁公著字平子蘇州吴郡人清儉守道每得一官未嘗不憂色滿容年四十四喪室以至終身無妓妾聲色之好

喪妻三

原鼓盆　舞鏡歌莊子妻死惠子弔之乃鼓盆而歌　孤鸞念其雌見鏡而舞　行志傷神後漢書苻融負妻亡無以殯斂鄉人欲為備棺服融不受曰古之葬者棄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其志但即土埋藏而已　世說荀奉倩妻曹氏有艷色妻嘗病熱奉倩恒以冷身熨之妻亡人弔不哭而傷

神未幾奉倩亦卒

失儷 **悼亡** 失其伉儷 潘岳有悼亡詩 文選

歎難得復何恨 晉書荀粲字奉倩娶曹洪女卒歎曰佳人難再得

張璠漢記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臨殯曰幸不為夭折復何恨

倚戶觀化 **並杖蒙譏** 莊子 王龔妻亡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譏之

孫楚為詩 世說孫楚妻亡至祥服乃為詩以悼之以示王武子武子見其文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梁龕宴客 晉書盧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夕請客奏妓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人同會司直劉隗奏曰夫婦長妻子皆杖暮宴朝祥慢服之愆請免龕官削侯爵顗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奪俸一月

孫權勸婚 吳志孫承字仲嗣喪妻父昭欲為索諸葛瑾女孫權聞而勸之遂為婚

楊秉不娶 後漢書楊秉早喪夫人不娶

增葬玉埋香　繩牀經案　玉溪編事孟蜀時秦州節度使王承儉築城獲瓦棺中有石刻曰隋開皇二年渭州刺史張崇妻王氏銘文有深深葬玉鬱鬱埋香之語　唐書王維退朝之後以禪誦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室中茶鐺藥臼經案繩牀而已

自比曾參　獨哀賢后　南齊書徐伯珍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早喪妻不復重娶自比曾參　唐書長孫后崩太宗曰內失一良佐以此益令人哀耳

臼中無釜　篋裏陳衣　酉陽雜俎江淮王生善卜有賈客張瞻將歸夢炊臼中問王生生曰君歸不見妻矣臼中炊無釜也賈歸妻已卒　韓愈文侍御武君當年喪其配斂其衣服櫛珥鞶帨於篋月旦十五日則一出陳之抱嬰兒以泣

辭宗正之命　郤昆弟之情　吳志陳化字元耀汝南人為尚書令妻早亡化以古事為

鑒乃不復娶孫權聞而賢之以其年壯勅宗正妻以宗室女亿固辭權不違其志　後漢書朱暉年五十失妻昆弟欲為娶繼室暉歎曰時俗希不以後妻敗家者遂不復娶　帷軒夕改　輧輅景遷　靈衣虛襲　組帳空烟　巾見餘軸　匣有遺絃　俱宋謝莊殷貴妃誄　美玉褫顔　明珠晦色　張燕公碑　葉飄辭樹　雲斷别根　白侍郎文　鏡下麥臺　衣緘全笥　類要

喪妻四

原無告　私喪　禮私喪妻喪也　曾參不更娶　韓詩外傳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之曰以　犯禾葬　季子臯葬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臯曰吾為邑宰於斯　華元善也

買道而葬　**王駿不再娶**　漢書王駿妻死不娶或問之
後難繼也　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何
敢再　**不行服**　後漢書陳蕃喪妻還葬鄉里人畢至唯
娶　許劭不往或問曰仲舉性峻峻則少通
不可　魏志管寧妻卒知故勸再娶寧曰每省
造　**豈違心**　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違本心
不御內　晉書劉實字子真喪妻為廬杖之制
終喪不御內輕薄笑之實不以為意　**德宮**
之喪　潘岳誄楊仲武曰德
宮之喪謂喪妻也　增**哀篤瞽妻**　蘇東坡集劉
廷式未第時
議娶既第而妻瞽卒娶之後庭式倅密州妻死踰年而
哀不哀不肯復娶輒問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
愛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緣色而
生愛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輒深感其言

喪妻五

原詩晉潘岳悼亡詩曰皎皎牕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凜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豈曰無重纊誰與同歲寒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展轉眄枕席長簟竟牀空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霑留安能已悲懷從中起寢興目存形遺音猶在耳　又曰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帷屏無髣髴翰墨有餘跡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悵怳如或存迴遑忡驚惕如彼翰林鳥雙

飛一朝隻如彼游川魚比目中路析　梁江淹悼室人詩曰佳人永慕矣隱憂遂歷茲寳燭夜無華金鏡晝恒微桐葉生綠水霧天流碧滋蕙弱芳未空蘭深鳥思時湘醽徒有酌意塞不能持　又曰秋至擣羅紈淚滿未能開風光肅入戸月華為誰來結眉向珠網瀝思視青苔鬢局將成簇帶減不須摧我心若涵煙葐蒀滿中懷

又曰牕塵歲時阻閨蕪日夜深流黃夕不織寧聞梭杼音涼藹漂虛座清香盪空琴蜻引知寂寞蛾飛測幽

陰乃抱生死悼豈伊離别心　增唐白居易悼亡詩曰

半死梧桐老病身重泉一念一傷神手攜稚子夜歸院

月冷空房不見人　又感月悲逝者詩曰存亡感月一

潸然月色今宵似往年何處曾經同望月櫻桃樹下畫

堂前　又舊房詩曰隔壁秋聲蟲絡絲入簷新影月低

眉牀帷半故簾旌斷仍是秋寒欲夜時

原賦晉潘岳悼亡賦曰伊良嬪之初降幾二紀以迄兹

遭兩門之不造備荼苦而嘗之嬰生艱之至極又薄命

而早終含芬華之芳烈翩零落而從風神飄忽而不返形焉得而久安襲時服於遺質表鉛華於餘顔問筮賔之何期宵過分而參闌詎幾時而見之目眷戀以相屬聽轜人之唱籌來聲叫以連續聞冬夜之恒長何此夕之一促且伉儷之好合埀明哲乎嘉禮苟此義之不謬乃全身之半體吾聞喪禮之在妻謂制重而哀輕既履氷而知寒吾今信其緣情夕既昬兮朝既清延爾族兮臨後庭入空室兮望靈座帷飄飄兮燈熒熒燈熒熒兮

如故帷飄飄兮若存物未改兮人已化饋生塵兮酒停樽春風兮泮氷初陽兮戒温逝遥遥兮浸逺嗟煢煢兮孤䰟　增唐劉禹錫傷往賦曰我今怨夫若人兮曽旭旦而潛暉飄零日及之蕚倏忽蜉蝣之衣川走下而不還露迎陽而易晞恩已甚矣難絶見無期兮永思我行其野農民桑者㸑案來饁亦在林下我觀於途裨販之夫同荷均挈𠛬叙布襦羽毛之蓄鱗介之微和鳴灌叢雙泳漣漪莞䓻伊蟲蠢蠢伊豸游空穴深兩兩相比何

動類之萬殊必雌雄之與俱物莫失儷以孤處我方踽踽而焉如　我入寢宮痛人亡兮物改其容寶瑟僵兮絃柱絶瑤臺傾兮鏡匳空空爐委灰虛幌多風隙駒晨轉牕蟾夜通步揺昏兮網黏翡翠芳褥掩兮塵化蛙蛩閲刀尺之餘澤見巾箱之故封玩服儷兮猶具繁華謝兮焉從想翩翻於是非求窸窣與冥蒙信竒術之可致嗟此生之不逢徒注視以寂聽恍神疲而目窮還抱影以獨岀紛百哀而攻中

原辭晉潘岳哀永逝辭曰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尠悵悵兮遲遲遵古路兮言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迹兮未夷昔同途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歸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 增又

傷春辭曰晝出門而不敢歸兮畏空室之漫漫忽入門而欲語兮嗟猶憶其尚存役魂魄於宵夢兮追髣

歸而無緣訪臨邛之道士兮從稠桑之老人縱不得而復見兮恐荒忽而非真

後妻一

原蒸藜出婦　　擬蜂譖子

曾參武城人後母遇之無道其妻蒸藜不熟出之人曰此非七出也荅曰蒸藜小物不用吾命況大事遂遣之終身不娶其子請焉告之曰高宗以後婦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知其得免非乎　琴操尹吉甫子伯奇母早亡吉甫更娶後妻乃譖之吉甫曰伯奇見妾美欲有邪心吉甫曰伯奇慈心豈有此也妻曰置妾空房中君登樓察之妻乃取毒蜂綴衣領令伯奇掇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作歌以感之宣王曰此放子之辭也吉甫感悟遂射殺其妻

子死棄市 吏按免官 晉書安帝時郭逸妻以大竹杖打逸前妻之子子死妻因棄市如常刑 後漢書龎參為太尉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中殺之參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率吏入太尉府按實其事遂策免

增鴈行執禮 翟衣出嫁 晉書列女傳鄭袤妻曹氏魯國薛人也袤先娶孫氏早亡瘞於黎陽及袤薨議者以久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氏曰孫是元妃理宜從葬豈可使孤魂無所依邪於是遂備儀迎之具衣衾几筵親執鴈行之禮聞者莫不歎息 新唐書竇懷貞中宗夜宴近臣謂曰聞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寶扇鄣衛有衣翟衣出者乃韋后乳媪王所謂莒國夫人者故蠻婢也懷貞納之不辭世謂媪婿為阿奢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阿奢而人或謂為國奢懷貞軒然不慚以自媢於后

以為繼室 遂遣後妻 唐書許敬宗嬖其婢以為繼室假姓

虞　李德武坐事貶嶺南妻裴氏嫁方踰年父矩表離婚德武許之裴氏曰夫天也可背乎願死無他後十年德武未還矩決欲嫁之裴斷髮不食矩不能奪德武於嶺南娶爾朱氏赦還聞其守節遂遣後妻復為夫婦

後妻二

原繼室 左傳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

工縑 古詩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

閔子單 閔子騫兄弟二人母喪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為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歸持後妻兒子衣甚溫謂其婦欺已去之子騫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父默然

薛包出 漢書薛包字孟嘗母喪以至孝聞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詳繼母

尹氏不言 晉書涼武昭王李元盛后尹氏初適扶風馬圡圡卒為元盛繼室以再醮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如己所生

妾一

增說文曰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　又曰有皐女子給事之得接於君者左傳女為人妾妾不聘也　彙苑曰妾接也言得接見君子而不得伉儷也　師古曰姬者本國之姓貴於諸國之女故婦人美號皆稱姬焉後因總謂衆妾曰姬　毛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又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又

曰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寔勞我心　禮記曰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　又曰妾有子而為之緦　又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又曰聘則為妻奔則為妾　左傳曰卿置側室　晏子曰内寵之妾肆奪於市　六帖曰官女妾也　彙苑曰庶人孽妾

妾二

增左傳曰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

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子荆為太子國人始惡之　又曰遠氏之女為僖子副妾故納泉丘之女以副助之　又曰齊侯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　列子曰鄭公孫穆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婑媠者以居之　漢書張蒼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　趙飛燕外傳曰伶玄之

妾樊通德趙飛燕女使也能道飛燕姊妹事言曰其人俱灰滅矣盛時疲精神逞嗜慾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掩袖視燭影以手擁髻淒然泣下言因作飛燕外傳

酉陽雜俎寺塔記曰王縉為相為妾造寶應寺宏麗無比今寺中什梵天女悉韓幹為齊公妓小小等寫真也　舊唐書曰大歷中崔寧代杜鴻漸為節度使寧入朝以弟寛守成都楊子琳以精騎數千突入成都據城守之寧妾任氏魁偉果幹出其家財十萬募勇士得

千人設隊伍將校手自麾兵以逼子琳子琳懼遁去

外史檮杌曰潘炕與弟峭同為蜀主建掌機衡號大樞小樞炕嬖美妾解愁遂風恙成疾解愁姓趙氏母夢吞海棠花蕊而生有國色善為新聲及工小詩建至炕第見之意欲取炕曰臣下賤之人不敢以薦於君其實靳之

龍川志曰真宗臨御中外無虞或勸以聲伎自樂王文正旦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官治錢上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為相公買妾仍賜金三千兩

二人歸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　别録曰韓魏公至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為暮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静之樂也　山堂肆考曰宋韓康公上元名從官數人出家姬侍飲其專寵者曰魯生偶中蜂螫少項持扇就蘇東坡乞詩坡詩中有魚吹細浪歌摇日舞罷花枝蜂入懷之句上句記姓下句記事　合璧事類曰宋子京出知成都帶唐書於任所

刪修每宴罷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近觀者皆知其修唐書望之如神仙多內寵宴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妾各送一枚凡二十餘枚子京恐有厚薄之嫌不敢服忍冷而歸

妾三

原當夕禮記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謂進御於君 問辰又曰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謂諸侯也 衣帛織蒲妾國語季孫相魯無衣帛之妾通鑑臧文仲妾織蒲

增列屋韓文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

恃爭妍而取憐

綠珠　碧玉

本傳姓梁白州博白縣人生雙角山下石崇為交趾採訪使以真珠一斛買之孫秀使人求之不與秀譖於趙王倫收兵忽至崇曰我為汝獲罪綠珠曰願效死君前遂墜樓而死　左司郎中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武承嗣納之不還知之作綠珠怨密寄之末云百年離別在高樓一代容華為君盡碧玉見詩赴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諷羅吉告知之遂族誅之

桃葉　柳枝

古今樂錄晉王獻之愛妾名桃葉其妹曰桃根獻之嘗臨渡歌以送之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後人因名渡曰桃葉渡在金陵秦淮口不用楫謂橫波急也　唐語林韓退之有二侍姬柳枝絳桃初退之奉使王庭湊至壽陽驛有詩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并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圓蓋有所屬也迨奉使歸柳枝踰後園竄去家人追獲詩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惟有小

桃園裏任留花不發待郎酒徒鮑生多畜聲伎外弟歸自是專屬意絳桃矣

易馬　隨鴉

韋生好乘駿馬游行四方各求所好一日相遇於山寺兩易所好乃以女伎善四絃者換紫叱撥馬今是堂手録杜大中自行伍為將有愛妾才色俱美大中戍表皆此妾所為一日大中方寢妾至見几上有紙頗佳書臨江仙一闋有彩鳳隨鴉之語大中覺而視之云鴉且打鳳於是掌其面至項折而斃

誦賦　主書

蜀志劉琰字威碩婢妾十人悉教讀書能誦魯靈光殿賦唐書韋陟字安卿遷吏部常以五彩牋為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授意而已陟惟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朶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

辨玉　捧金

石季倫愛妾名翾風年十五容貌無與比者妙別玉聲能觀金色石氏之珍寶瑰奇皆殊方異國所得莫有辨其出處者乃使翾風辨其聲色並知其出處之地言西方北方玉聲沉重而性溫潤

佩服益人性靈東方南方玉聲輕柔而性清凉佩服利人精神　本傳韓翃妾柳氏天寶末盜覆二京柳氏剪髮毀形寄居法靈寺肅宗反正翃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囊盛麩金題詩贈之柳氏捧金嗚咽報以詩無何為番將沙叱利劫歸虜侯許俊徑造其第出翃札示之挾之跨鞍馬以歸韓氏

琴客　香兒

麗情集柳宜城愛妾善撫琴字琴客　又曰元載侍姬薛瑶英幼以香屑飲啖之長而肌膚香潤故謂之香兒

玉女　雪兒

南齊書蕭景先遇疾遺言作啟謝世祖曰自丁荼毒已來妓妾已多分張所餘醜猥數人皆不似事可以明月佛女桂支佛兒玉女美玉上臺美滿艷華奉東宮　北夢瑣言李密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僚詩句奇麗有入意者即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

原歸不隨　命必殉

枚乘孽子皋之母為小妻乘東歸不肯隨乘　左傳魏武子有賤妾疾曰必嫁是妾及病甚曰我死必以為殉

及卒子從治命嫁之

犇孟僖 泉丘女夢以帷幕孟氏之廟遂犇於孟僖子

毒彭祖 漢宣帝時張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為小妻所毒

制緦麻 **為齊線** 車屑上言喪服禮制庶子為母緦麻三月傳曰尊非為體 禮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線有若曰為妾齊線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注言皆為吾妻也文過之言

服長子 **祔女君** 禮妾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注不敢以恩將服君之正統 禮妾祔妾祖姑無妾祖姑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注曰女君嫡祖姑也易牲而祔凡下女君一等

屈節汝家 **受答主父** 晉書周顗母李氏字絡秀顗父浚為安東將軍求絡秀為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子遂與之生顗顗長母曰吾屈節為汝家妾不與我為親吾亦不惜餘年顗等從命李氏始為方雅之族 戰國策蘇秦謂燕王曰客有遠為吏其

妻私人夫至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恐逐主母勿言殺主父於是佯僵仆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五十杖妾一僵上存主父下存主母身受笞此忠信而得罪也

如婦事姑　**出妻寵妾**　晉書漢魏故事王公羣妾見夫人夫人不荅拜新禮亦宜荅拜摯虞議曰以妾事女君如婦事姑則敬與婦同而加賤也宜不荅拜　魏氏春秋鍾會母寵於父孫孫出其夫人太后為言文帝詔復之孫憤恚餐椒致噤乃止

任其所之　**未能遣此**　世說晉王處仲敦荒恣於色體為之疲左右諫之敦曰吾乃不覺耳若如此甚易也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　齊書張環位光禄大夫妓妾盈房或譏其衰暮畜妓環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慾無一復存惟未能遣此耳

桃口柳腰

仙姿玉質　雲溪友議曰白樂天有二妾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有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

腰後樂天年老又病風欲放樊素素慘然泣下不忍去樂天亦慼然不能對遂作不能忘情歌　唐書元載寵妾薛瑶英能詩書善歌舞仙姿玉質肌香體輕惟賈至楊公南與載友善往往得見其歌舞

迴面避之聞聲足矣　南史齊王琨性謹慎顏師伯豪貴設女樂邀琨傳酒行炙皆命內妓每行至琨琨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坐客皆笑琨容色自若　天寶遺事寧王有寵姬美姿色善謳唱客莫得見李白侍酒戲謂王曰聞王有寵姬善歌今酒肴醉飽羣公宴淺王何吝此女不示於衆王笑謂左右設七寶花障召寵姬歌於障後白起謝曰雖不許見面聞其聲亦足矣

別成玉珮故整金釵　綠珠傳石崇美妾千人擇數十人妝束一處忽使視釵之不相分別刻玉為倒龍佩結綉楹而舞　吟蹤叙錄李愿家有一姬名真珠自謂女寳後為牛僧孺侍妾有殊色盧肇至僧孺奇其文延於中寢會真珠沐髮方

以手捧其髻插金釵於兩鬢間偕孺曰何妨一咏肇曰知道相公憐玉腕故將纖手整金釵

居燕子樓　**游鶴林集**

長慶集尚書張建封納歌姬關盼盼居於燕子樓公殁盼盼念舊愛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嘗題詩見志白樂天賡和之復贈一絶盼盼得詩泣曰自公薨背妾非不能死恐百世之後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範也所以偷生耳怏怏旬日不食而卒　古今詩話趙嘏浙人有美妾泊計偕母不許攜行會上元節妾為鶴林之游州帥見之掩為已有明年嘏歸以詩感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作沙吒利今日青蛾屬使君帥聞之遣還

善鼓箜篌　**誤驚響板**

洛陽伽藍記徐月華本高陽王雍妓善彈箜篌能為明妃出塞之曲後嫁為衛將軍原士康側室近青陽門徐鼓箜篌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成市徐嘗語士康云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二名艷姿修容能為綠水

歌艷姿善火鳳舞士康遂常令徐鼓綠水火鳳之曲焉

侯鯖録宋宰相蔡確字持正貶新州有侍妾名琵琶嘗養一鸚鵡甚慧公每呼琵琶即叩一響板鸚鵡傳言呼之及琵琶卒後誤觸響板鸚鵡猶傳呼不已公感傷成疾嘗為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悒悒不樂久之亦終

六郎容範

通幽記哥舒翰有愛妾曰裴六郎容範曠代兼善歌舞

四妾聲歌

元楊廉夫母夢金鈎入懷而生別號鐵笛道人晚年避亂淞江之泖湖謝伯里家畜四妾名草枝柳枝桃枝杏枝皆善音樂每乘畫舫恣意所之豪門巨室競相邀致

嘗歌金縷

國史補杜秋娘金陵女也年十五為李錡妾嘗為錡唱詞云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莫辭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錡叛沒入宮又放歸杜牧感而作詩

能銜玉曆

南史梁羊侃性豪侈善音律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舞

人張靜婉腰圍一尺六寸咸謂能掌上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貼地銜得席上玉簪

浮花浪蕊

耆舊續聞蘇東坡有妾名朝雲榴花朝雲死於嶺外惟榴花獨存故其詞多及之觀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可見其意矣

白藕玉梅

詹天游風流才思不減昔人故宋駙馬家有十姬皆絶色名粉兒者尤艷一日招天游宴盡出諸姬佐觴天游屬意粉兒口占一詞曰淡淡春山兩點青嬌羞一點口兒櫻一梭兒玉一窩雲白藕香中見西子玉梅花下遇昭君不曾真個也銷魂楊遂以粉兒贈之曰請天游真個銷魂也

枕藏玉馬

宋沈攸之為荆州刺史廐中有羣馬每夜輒騰擲驚嘶攸之令人於櫪邊伺之見一白駒以繩縛腹超軼如飛掩之不及視廄猶閉從入閤内問内人惟愛妾馮月華臂上玉馬以綠繩穿之臥則置枕下夜或失所在旦則如故視其蹄果有泥跡攸之亡不知所往

帳處金絲

杜陽編薛瑶

英元載之姬處金絲之帳郤塵之褥褥出句驪國衣龍綃之衣一衣無一二兩重搏之不盈一掬以體不勝衣故於外國求是服也

鶯鶯燕燕 田田錢錢 隨隱謾錄錢唐范十郎二女俱為雲間富民陸氏妾長曰鶯鶯早世次曰燕燕與羣妾等陸病且貧貨所居棲墓廬羣妾散燕獨不忍去十餘年陸死自鬻以葬焉嗚呼豫讓懷智伯國士恩始以國士報燕得不賢於讓哉 書史會要辛棄疾二妾也因其姓而名之皆善筆札嘗代棄疾荅尺牘

妾四

原爵為夫人 公羊禘於太廟用致夫人稱姜氏貶也譏以妾為妻爵於齊媵之先者汪公聘楚齊君媵爵公以為夫人也

不以為姒 左傳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

不

可為主 劉輔上書於成帝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

增稱雷尚書 世說王導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

隔簾奏樂 南史梁夏侯亶性儉率有妓妾十數並無被服每有客嘗隔簾奏樂時謂簾為夏侯妓衣

犀帶易姬 開元遺事嚴續相公歌姬唐鎬給事通天犀帶皆一代尤物唐鎬慕姬之色嚴有欲帶之心一日出姬解帶以骰子較勝負數巡唐彩大勝唐乃酌酒命美女歌一曲而別嚴悵然久之

炎海清涼 東皋雜錄王定國嶺外歸出歌姬勸蘇東坡酒坡作定風波詞并序曰定國歌兒名柔奴姓宇文氏家任京師定國南遷歸予問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奴對曰此心安處是家鄉遂贈以詞有炎海清涼之句

翠翹婉媚 翠翹洪內翰侍人失其姓善書自題云翠翹戲筆字畫婉媚程大昌題詩曰戲作風枝斜再惱玉堂宿

侍姬詐客

王韶罷副樞知鄂州宴會出家姬坐客張續醉挽妓不前擁之妓泣訴於韶坐客皆失色韶曰出爾曹以娛賓乃令客失歡邪令取大杯罰妓人服其量

眞珠百琲 石季倫嘗屑沉水香塵末布象牀上使所愛妾踐之無跡則賜眞珠百琲若有跡者則節其飲食令體輕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眞珠

妾五

原詩齊陸厥中山王孺子妾歌曰未央才人中山孺子一笑傾城一顧傾市傾城不自美傾市復為容願把陵陽袖披雲望九重 又曰如姬寢臥內班婕坐同車洪波陪飲帳林光宴奉餘歲暮寒飇及秋風落芙蕖子瑕

矯後駕安陸泣前魚賤妾終已矣君子定焉如　梁吴均去妾贈前夫詩曰棄妾在河橋相思復相遼鳳凰簪落鬟蓮花帶緩腰腸從別處斷貌在淚中消願君憶疇昔片言時見饒　梁簡文帝詠人棄妾詩曰昔時嬌玉步含羞花燭邊豈言心愛斷銜啼私自憐但覺歡成怨非關醜易妍獨鵠羅中路孤鸞死鏡前　梁元帝代舊姬有怨詩曰寧為萬里隔乍作死生離那堪眼前見故愛逐新移未展春花落遽被涼風吹怨黛舒還斂啼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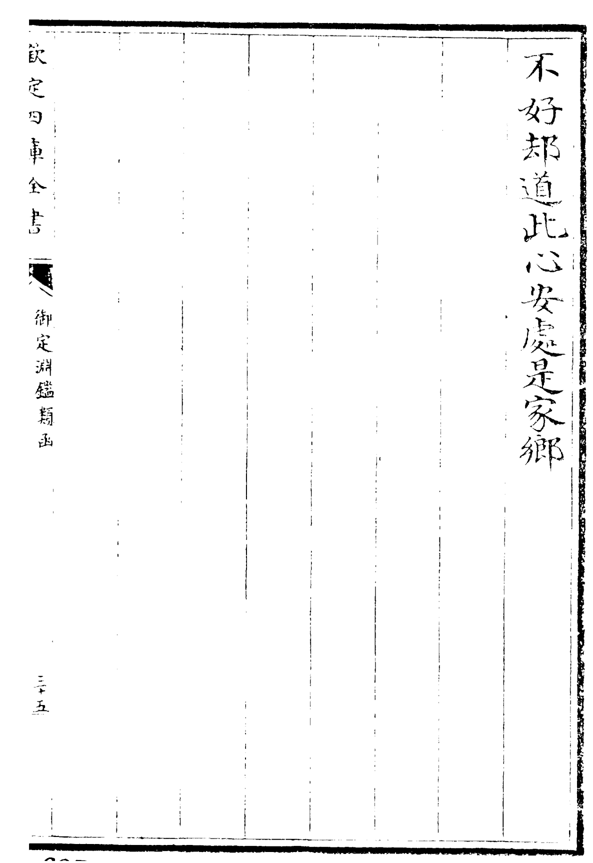
拭復垂誰能巧為賦黄金妾不貲　王僧孺為何遜舊姬擬上山采蘼蕪詩曰出戸望蘭薫褰簾正逢君斂容裁一訪新人詎可聞新人含笑近故人含淚隱妾意在寒松君心逐朝槿　又為姬人怨詩曰自知心裏恨還向影中羞迴持昔慊慊變作今悠悠還君與妾扇歸妾與君裘絃斷猶可續心去最難留　又作寵姬詩曰及君高堂還值妾妍妝罷曲房褰錦帳迴廊步珠屣玉釵時可挂羅襦詎難解再顧連城易一盻千金買　又詠

姬人詩曰窈窕守容華但歌有情曲轉盼非無以斜眉幸相矚不減許飛瓊多勝劉碧玉何因送款款半飲杯中醁　陳陰鏗和樊晉陵傷妾詩曰畫梁朝日盡芳樹落花辭怨以千金笑長作九泉悲鏡前塵劇粉機上網多絲戶餘雙入燕牀有一空帷名香不可得何見反魂時　增晉翾風怨詩曰春華誰不羨卒傷秋落時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嗤　楊炎贈薛瑶英詩曰雪面淡蛾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碧翠步無塵楚腰如柳

不勝春　關盼盼詩曰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牀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　又曰北邙松柏鎖愁煙燕子樓中思悄然自埋劍履歌塵散紅歌香銷已十年　唐杜牧感杜秋娘詩曰椒壁懸錦幕鏡匳蟠玉螭月上白璧門桂影浮參差金階玉露重閑把紫簫吹燕媒得皇子夫人親捧持虎睛珠絡褓金盤犀鎮帷　宋蘇軾贈張子野詩曰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鬢毛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

相君猶有齒江東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　又朝雲詩曰不似楊枝别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

增詞蘇軾贈柔奴定風波詞云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



不好郄道此心安處是家鄉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七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八

人部七 妓 去妻 子婦 家範

妓一

增釋名曰妓女樂也 鑑誡録曰蜀人呼營妓為女校書

妓二

增天中記曰河間王琛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 南史

曰到擕有愛妓陳玉珠宋文帝逼而奪之擕怨帝將殺之擕入獄數宿鬚鬢皆白免死奪封　江南野史曰開元中廬陵永新縣尹氏女美姿容善歌唱重陽與郡女戲登南山文峰為同輩歌一曲聲逗數十里時刺史召見之表進入宫封為唱歌供奉喉音妙絶元會大燕含元殿時燕方酣戲罵劇聖情頗撓高力士因推永新出歌纔一聲羣唱皆默皇襟洞豁至夕而終今存始歌處號為玉女峰立廟祀之　桂花叢集曰國樂婦人有永

新婦御史娘柳青娘皆一時之妙也　本事詩曰李逢吉性强愎猜忌好危人劉禹錫有妓甚麗李一旦陰期約會奪之劉惶惑歎咤而歸知無可奈何遂憤懣而作四詩以擬四愁云爾　麗情集曰長安名妓劉國容有色工詩與進士郭昭述相愛後昭述釋褐授天長簿遂與國容相别詰旦赴任行至咸陽國容使一女僕馳矮駒齎短書寄之長安子弟多諷誦焉　郡國雅談曰薛濤字洪度長安良家子父鄭因官寓蜀濤八九歲知聲

律其父一日坐亭中指井梧示之曰庭除一古桐聳幹入雲中令濤續之應聲曰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父愀然久之父卒母孀居韋臯鎮蜀召其侍酒賦詩入樂籍暮年屏居浣花溪著女冠服有詩五百首　隨隱漫錄曰韓香南徐妓也色藝冠一時與大將葉氏子交閉門謝客將終身焉葉父怒投牒有司集官軍于射圃中妻以一老卒香欣然同歸謂曰夫婦有禮汝買羊沽酒召親故以成禮賓至酒三行入更衣久不出自刎矣

續侍兒小名錄曰小東長沙之妓人以能詩得幸于馬氏後國入為郡窮于京師而人不知言及長沙宫中事必南望泣涕而後言　三朝野史曰馬光祖知高郵軍值軍官榮全率衆叛據城縱軍刼掠與同黨王安等飲宴有妓毛惜惜不服趨侍全痛責之惜惜云我雖賤妓不曾伏事反臣全遂斬之秋崖方岳作義娼傳聞臣以聞特封英烈夫人　宋史曰理宗癸丑元夕上呼妓入禁中有唐安安者歌色絶倫帝愛幸之侍郎牟子才諫

曰此皆董宋臣輩壞陛下素履

妓三

增都下無雙　關中第一

天寶遺事都下名妓楚蓮香國色無雙時貴門子弟爭相詣之蓮香每出處之間則蜂蝶相隨慕其香也　麗情集長安中有娼女曹文姬工翰墨為關中第一時號為書仙有任生者投之詩云云

多生花草　能舞柘枝

李公垂詩序真娘吳之妓人歌舞有名者死葬虎丘寺前墓多花草蔽其上　麗情集灼灼錦城官妓也善舞柘枝能歌水調相府筵中與河東人坐接神通目授如舊相識自此不復面矣灼灼以軟綃帕裹紅淚密寄河東人

厚資獻賦　感舊題詩

五代史補歐陽彬在湖南日馬氏不用因而落魄街市有歌人瑞卿者慕其才

延于家一日西蜀圖綱將發瑞卿遂以家財資彬隨綱吏入蜀獻獨鯉朝天賦蜀主大悅擢居清要其後官至尚書左丞相夔州節度使　本事詩杜牧佐故吏部沈公在江西幕張好好年十三以善歌來樂籍中隨公移置宣城後為沈著作所納已之于洛陽東城感舊傷懷題詩以贈之

陵前松柏　樂府廣題蘇小小錢塘名娼也　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塘江之西所謂西陵松柏下是也　蕙畝拾英

髻上杏花　錢塘集趙清獻帥蜀日有妓戴杏花清獻喜之戲語之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逼晚使直宿老兵呼之幾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旋又令止之老兵忽自幞後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箇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嘗往

躬撰彩牋　親輸錦帳　蜀牋譜薛濤僑止百花潭躬撰深紅小彩牋裁書供吟酬獻賢傑時謂之薛濤牋晚歲居碧雞坊𢬵吟詩樓偃息于上後段文昌再鎮蜀

濤卒文昌為撰墓志　因話録睦州刺史柳齊物少而俊邁家富于財因調集至京師有名娼嬌陳如者姿藝俱美柳詣之悅焉陳云第下錦帳二十里即奉事終身不易其言戲之耳翌日遂如數載錦帳以行陳大驚且賞其奇特竟納入柳氏之家執僕媵之禮為中表所推明皇在人間嘗聞嬌陳之名訪知乃召入宮涕泣稱痼疾且老上知其不可強也命之歸

烏帽紫衣　墨池雪嶺

豪異秘纂　李靖謁楊素一妓執紅拂侍側目靖久之靖歸逆旅夜有紫衣烏帽人叩門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一美人也靖詰之告曰妾楊家紅拂妓也絲蘿願託喬木乃與俱歸太原

雲溪友議崔崖張祜齊名每題詩娼肆譽之則車馬盈門毀之則杯盤失錯嘲李端端云黄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烟牕耳似鐺愛把象牙梳掠鬢崑崙頂上月初生端端往求之乃更贈曰覓得驊騮被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無雙價一朵能行白牡丹于是賓客競臻

其户或曰李家姬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其一日黑白不均

筒竹盛詩　紅蓮贈句

唐語林長慶中白居易為杭州刺史官妓高玲瓏謝好好巧于應對善歌舞後元微之鎮會稽參其酬唱每以竹筒盛詩往來　元集白樂天及第時贈長安妓阿軟絶句云緑水紅蓮一朵開千花萬草無顏色

妓四

增擕妓東山

世說謝安游東山常擕妓

稱一枝花

異聞録天寶中常州刺史滎陽公子應舉狎長安娼女李娃娃後封汧國夫人夫人舊名一枝花元稹酬白樂天代書一百韻云翰墨題名盡光陰聽話移注云樂天每與予同游常題名于屋壁顧復本說一枝花自寅至巳

飲薰肌酒

麗情集薛瓊瓊開元宮中第一手清明日上令宮妓踏青狂生崔懷寶竊窺瓊瓊夜之內樂供奉楊羔潛待之

羔令崔作小詞方得見羔飲懷寶薰肌酒曰此長春草所造亦云千歲酒可令白髮變黑致長生之道崔後為河南司錄瑣瑣理第為吏所詰收赴闕明皇因以賜之

煖手妓懷 申王每至寒冬以手納妓懷取煖

羨卷中人 麗情集崔徽蒲妓也同郡裴敬中以興元幕為梁使蒲一見動情相從累月敬中言旋徽不得去怨抑不能自支後數月敬中密友東川幕曰知退至蒲有丘夏善寫真知退為徽致意于夏果得絕筆徽捧畫謂知退曰為妾謝敬中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徽且為郎死矣明日發狂自是卒

松花造紙 牧豎閒談元稹為監察御史使蜀知有薛濤難得見嚴司空潛知其意每遣薛往洎稹登翰林濤歸浣花所造十色彩牋作小幅松花紙多用題詩因寄獻元公百餘幅元于松花紙上寄贈一篇薛嘗好種菖蒲故篇末及之云

妓五

增詩古樂府蘇小小歌曰我乗油壁車郎乗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　唐譚洙題真娘墓詩曰虎丘山下冢纍纍松柏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偏好色真娘墓上獨題詩　劉禹錫擬四愁詩曰玉釵重合兩無緣魚在深潭鶴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能言青鳥罷銜牋金盆已覆難收水玉軫長拋不續絃若向蘼蕪山下過遥將紅淚灑窮泉　鸞辭舊伴栖何處鳳得新巢已栖

心紅粉尚殘香漠漠碧雲初斷信沉沉情知點汚投泥玉猶自經營買笑金從此山頭似人石丈夫形狀淚痕深　舊曾行處偏尋看雖是生離死一般買笑樓前花已老畫眉牕下月猶殘雲藏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橋過往難莫道詩成無淚滴盡傾東海也難乾　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蹤更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姮娥歸後月宮深紗牕遥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夜來天上鏡只應偏照兩人心　無名氏贈御史娘詩曰天

下能歌御史娘花前月底奉君王九重深處無人見獨把新聲傳順郎　元稹寄贈薛濤詩曰錦江滑膩岷峨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多停筆箇箇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　胡曾贈薛濤詩曰萬里橋邊薛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埽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　任生贈書仙詩曰玉皇前殿掌書仙一染塵心下九天莫怪濃香薰骨膩雲衣曾惹御爐煙　妓徐月

英送人詩曰惆悵人間萬事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橋邊水忍照鴛鴦相背飛　竇鞏弔妓東東詩曰芳菲美艷不禁風未到春殘已墜紅惟有側輪車上驛耳邊常似叫東東　宋潘庭堅毛惜惜詩曰淮海艷姬毛惜惜蛾眉有此萬人英恨無匕首學秦女向使裹頭真冡卿玉骨花顔城下土氷魂雪魄史間名古今無限腰金者歌舞筵中過一生

增賦　馬彧咏妓轉轉賦曰玳筵既啓雅樂斯陳霧卷

羅幃花攢錦茵有西園之上客命南國之佳人貌逞嬋娟縱玉顏而傾國步移縹緲蹴羅韈以生塵

增書妓劉國容寄進士郭昭述書曰酣寢方濃恨雞聲之斷愛恩私未洽歎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餐食再期後會以結齊眉

去妻一

增禮喪服小記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

遂之注云當喪當舅姑之喪出除喪絶族　家語孔子曰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者無子者淫僻者嫉妬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竊盜者三不去者謂有所娶無所歸與共三年之喪先貧賤後冨貴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去妻二

增家語後序曰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子思又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　荀子曰孟子惡敗而出

妻可謂能自强矣注云惡其敗德而出其妻也　漢書曰霍光以女妻金賞賞以霍氏事有萌芽上書去妻上哀之得不坐　世説曰王獻之疾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有何異同子敬云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

後漢書曰桓榮年四十無子弟子何湯乃去榮妻為更娶生三子榮甚重之　舊唐書曰崔顥登進士有俊才無士行好蒱博飲酒及游京師娶妻擇有貌者稍不愜意即去之

去妻三 夫妻再合　冥遇並附

原愛弛　義絶以色事人色衰而愛弛夫婦之義絶　仳離　哀薄詩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夫婦日以哀薄　叱狗　別鶴後漢書鮑永字君長養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去其妻　琴操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出之為改娶乃援琴為別鶴操　去閤　送畿古詩故人從閤去詩薄送我畿　下堂　去室綱鑑宋弘曰糟糠之妻不下堂　蘇武還漢生妻去室　同心　反目詩黽勉同心易夫妻反目　失儷　怨耦左傳鳥獸猶不失儷又曰怨耦曰仇　來歸　放出左傳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　禮曰舅姑怒則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注不表謂不明言其過　貳行　三

出 詩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管子士三出妻逐于境外

離絕 棄背 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 花落色衰復相棄背

取棗 負薪 漢書王吉字子陽妻取東家棗啖吉吉乃去婦東家欲伐樹請于吉去婦復還 又曰朱買臣負薪其妻羞之求去買臣曰吾五十當富貴今四十九矣妻怒之曰今當餓死遂去之及為會稽太守入吳界見故妻與夫治道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園中給之食一日妻自縊死與夫錢令葬送

上書去 束縕還 上霍光壻金賞事見二下詳去婦

王珉妻 陳平嫂 晉書王珣及珉皆謝氏壻太傅安既與珣絕婚又離珉妻遂為仇怨 漢書陳平與兄伯同居伯常耕田使平游學嫂疾平不親生産曰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遂逐其妻

呵叱出門 離訣登車 後漢書李充貧兄弟六人同衣

遮飲妻竊謂充曰妾有私財願分異充曰醞酒具會鄉里共議及賓至充從座中跪白母曰此婦無狀教充離異充母兄弟不可承宗祀遂叱妻出門　又曰黃允有儁才知名郭林宗曰卿有絶人之才恐守道不篤袁隗見允曰得壻如此人足矣允聞之遂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日見棄方與黃氏長别乞一會以展離訣集客二百餘人婦攘袂而前數允隱慝穢事十五言畢登車而去允遂廢于世

增詰澗折燕

金陵故事齊處士劉瑊居上元青龍山為儒林之宗年至四十未婚其友為娶王氏乃詰澗折燕而去因名其地為蘼蕪澗

分釵斷帶

本傳即黃允事允出妻夏侯氏父母曰婦人見棄當分釵斷帶

鏡破絲斷

孟郊去婦怨君心匣中鏡一破不復全妾心藕中絲雖斷猶牽連

雨散雲收

唐宋遺史嚴灌夫娶慎氏十年無子乃出之妻為詩以别曰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收一晌間便足孤

帆從此去不堪重過望夫山遂如初

夫妻復合 增故妻再合 去婦復還

後漢黄昌妻遇賊被掠轉入蜀為人妻後昌為蜀郡守其妻因治事至府中昌以不類蜀人問其由妻曰妾本會稽黄昌妻遭亂入蜀昌左足下有黑子昌出足示之相持悲泣乃再合焉

下王吉事見前

原陳詵二妻 賈充兩婦

晉書李繁姊先適陳詵生四子遭亂詣賊請活姑命賊遂掠去詵更娶嚴生子暉繁後得姊歸詵詵籍注二妻及李亡詵疑制服司馬王愆期議曰案禮不二嫡故惠公元妃卒繼室以聲子諸侯猶然况庶人乎為詵也妻則為暉也母暉之制服無所疑矣䣊龐之夫不達禮義施孝叔妻失身于郤犨而不棄者以非其罪鄙野之人臨危請姑險不忘順可謂婦矣士喪禮曰繼室故稱繼母事之如嫡故先嫡後繼從之 又曰賈充前妻李氏以大赦得還詔置左右夫人充母亦勑充迎李氏郭氏怒

曰刊定律令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邪得與我並乃為李氏藥館舍於外也

重逢漸婦 上百里奚事見賢婦人類

復憶餅師 詩話唐寧王憲宅左有賣餅者其妻纖白明媚王一見屬意因厚遺其夫取之寵愛踰等及環歲問之曰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王乃歸之

梁女重生 晉書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已授禮聘尋而其夫戍長安久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母逼嫁之尋病死其夫還徑至女墓不勝哀情便發冢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壻聞詣官爭之侍郎王道議曰此事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 異苑

永興復合 宋呂相河南人娶永興女為妻生子乳哺中舅姑怒逐之後相攜幼子過永興見羣婦同游幼子牽一婦號泣相回顧久之認是幼子母與相復為夫婦焉

賣鏡咏詩

織機題字 古今詩話

陳舍人徐德言尚樂昌公主陳政衰乃破鏡各分其半約他日以正月望日賣于都市及陳亡其妻歸楊越公得鏡乃為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未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樂昌得詩悲泣不已越公知之愴然名德言還其妻 下賓滔妻蘇氏事見賢婦人類

能重室家　故遺鞵履

北史宋東徐州刺史張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為婢皇甫遂詐癡不能梳沐後讜為宋冀州長史因貨絹千餘匹購求皇甫文成怪其納財之多引見之時皇甫年已六十矣大成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禮此老母復何所任乃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數年卒後十年而讜入魏 下宋程鵬舉事見賢婦人類

冥遇贈以玉壺　遺之金枕

搜神記吳王夫差小女名紫珪才貌俱美悅童子韓重欲嫁之王不許紫珪飲氣而死重游學歸知之感其意乃具帛幣弔于墓前珪魂出冢見重流涕相與還家

三日夜贈以徑寸珠并白玉壺延頸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意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成疹殁命黄壚命之不造寃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為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為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自遠心近何當暫亡紫玤一作紫玉 人曰隴西辛道度行至雍州城西五里見一大宅辛度求餐飯饌食訖女為度曰我秦王女出聘曹國無夫而亡今日君來願為夫婦經三宿女曰共君宿契只可三宵命取牀後盂子開之以金枕一枚為信度出金枕在懷至秦以枕于市貨之秦妃索看悲不自勝遣人發冢惟失金枕解體看情交宛然秦妃曰此真我女壻也封為駙馬都尉令還本國

吳中蝴蝶　壇上彩鸞

寧波志東晉梁山伯祝英臺嘗同學祝先歸梁後過上虞訪之始知為女歸告父母欲娶之而已許馬氏子矣梁後三年為鄞令病死遺言葬清道山下明年祝適馬氏過其處風濤大作舟不能進祝乃至梁冢哀痛忽地

裂祝投而死馬氏聞其事于朝丞相謝安請封為義婦和帝時梁復顯靈異放勞于國封為義忠有司立廟于鄞云吳中有花蝴蝶橘蠹所化也婦孺以梁祝呼之豔異編文簫抵鍾陵西山山有許真君上昇第每歲中秋士女櫛比文生睹一姝歌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與文簫嫁彩鸞自有繡襦并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歌罷秉燭陟山捫石生亦潛躡其蹤姝顧曰非文簫耶引至絕頂侍衛甚嚴後有天判云吳彩鸞以私慾洩天機謫為民妻一紀後入越王山

藍橋玉臼　范陽金盌

豔異編裴航遇雲翹夫人與詩云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後經藍橋渴過一舍有老嫗揖之求漿嫗令雲英擎一甌漿飲之航欲娶之嫗曰但得玉臼玉杵當與之後航得杵臼為搗藥乃得娶後同仙去志怪錄范陽盧充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出獵射中一麞逐之不覺遠見一門如府舍入其中遂見少

府令女配之三日少府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生男當以相還送至門充便上車去又四年三月三日忽見一犢車充往開車後戶見崔女與三歲兒共載抱兒還充又與金盌并贈別詩兒大名溫休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爲漢尚書植子毓爲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

夢入仙宮　形歸畫幛

盧肇遺史盧李二生隱太白山習吐納李生不甘浪跡江湖于揚州逢盧生號二舅以馬來迎朱門斜口侍婢數百人一女子佐酒善箜篌容色極佳上有朱字一行云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燕罷曰莫願作姻否其年汴州陸長源以女妻之宛類盧舅坐善箜篌者李具言舊事女曰少年時因兄弟戲乃作夢入仙宮如君所言　松牕雜記進士趙顏于畫工處得一軟障一婦人甚麗謂畫工曰世無其人如何令生願納爲妻畫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彼必應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

果活言笑飲食如常終歲生一兒兩歲友人曰此妖也余有神劒可斬之其夕顏擕鈒纔入室直真泣曰妾南岳地仙也無何為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之名既不奪君願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擕其子却上軟障嘔出先所飲百家綵灰酒覩其障惟添一孩子焉參寥子

冢稱神女 人説鬼胎

宋少帝時南徐有一士子從華山往雲陽見客舍有一女子悅之無因而得遂成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告母尋見女子說之女聞感動因脫蔽膝令母密藏席下臥之當愈數日果差忽舉席見蔽膝持而泣氣欲絶謂母曰葬時從華山過母從之比至女門牛打不行且待須臾女妝點沐浴竟而出歌曰華山畿君既為儂死獨活為誰施君若見憐時棺木為儂開言訖棺開女條入棺中因合葬呼曰神女冢 中朝故事人説鄭畋是鬼胎其母卒後與其父亞再合而生畋

去妻四

原逆喪 穀梁杞伯來逆叔姬之喪傳曰夫不逆出妻之喪

不安 左傳莒子娶女於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也

無子非過 梁叔魚三十無子欲出其妻商瞿曰吾年四十有子五人恐子晚出耳非妻之過也

蕩舟而歸 左傳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色變禁之不止公怒歸之未之絶也蔡人嫁之

不為伋妻 禮記子思曰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

增人不如故 後漢書竇玄妻與玄書有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之句餘詳薄妻類

讀書蔬食 南部新書河東裴章嘗遊高僧甚照言其官班位望過于其父娶妻李氏年四十餘章從職太原棄妻于洛中過門不入别有所挈李氏自感其薄衣褐鼕髻讀佛書蔬食又十年章復遇照謂曰五十

年前言郎君必貴今皆不然何也章以薄妻之事告之
昭曰夫人生塊許于上帝以非命處君後旬日自以刃
刺腹
而死

去妻五

原詩古詩曰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云好未若故人姝其色似相類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閤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持縑將比素新人不如故

後漢焦仲卿妻劉氏為姑所遣時人傷之作詩曰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織綺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十七嫁為婦心中嘗苦悲君既為府吏守節情不移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匹大人故言遲非為織作遲君家婦難為妾有繡腰襦葳蕤金縷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交文象牙簟宛轉素絲繩鄙賤雖可薄猶中迎後人　魏文帝代劉勲出妻王氏詩曰翩翩牀前帳可以蔽光輝昔將爾同去今將爾共歸緘藏篋笥裏當復何時披　曹植棄婦

篇曰石榴植庭前綠葉摇縹青丹華灼烈烈璀彩有光
榮光榮煜流離可以處淑靈有鳥飛來集拊翼以悲鳴
悲鳴夫何為丹華實不成拊心長歎息無子當歸寧有
子月經天無子若流星天月相終始流星殁無精棲遲
失所宜下與瓦石并憂懐從中來歎息通雞鳴反側不
能寐逍遥於前庭踟躕還入房肅肅帷幕聲褰帷更攝
帶撫絃彈鳴箏慷慨有餘音要妙悲且清收淚長歎息
何以負神靈招摇待霜露何必春夏成晚穫為良實願

君且安寧　增唐顧况棄妻詞古人雖棄婦棄婦有歸處今日妾辭君辭君欲何去本家零落盡慟哭來時路憶昔來嫁君閒君甚周旋及與同結髮值君適幽燕孤魂託飛鳥兩眼如流泉流泉咽不下萬里關山道及至見君歸君歸妾已老物情棄衰殘新寵方妍好　李白白頭吟曰錦水東北流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草芳寧甘萬死碎綺翼不忍雲間兩分張此時阿嬌正嬌妒獨坐長門愁日暮但願君恩顧妾深豈惜黃金

買詞賦相如作賦得黄金丈夫好新多異心一朝將聘茂陵女文君因贈白頭吟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條羞故林兎絲固無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强縈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或有夢來時覆水再收豈滿杯棄妾已去難重迴古來得意不相負秪今惟有青陵臺　戴叔倫去婦怨曰出户不敢歸風悲日凄凄心知恩義絶誰忍分離别下坂車轔轔畏逢鄉里親空持牀前幔却見

家中人忽辭王吉去為是秋胡死欲比今日情煩寃不相似

原賦魏文帝出婦賦曰念在昔之恩好似比翼之相親惟方今之疏絶若驚風之吹塵夫色衰而愛絶信古今其有之傷煢獨之無恃恨胷嗣之不滋甘歿身而同穴終百年之常期信無子而應出自典禮之常度悲谷風之不荅怨昔人之忽故被入門之初服出登車而就路遵長塗而南邁馬躊躇而迴顧野鳥翩而高飛愴哀鳴

而相慕撫騑服而展節即臨沂之舊城踐麋鹿之曲蹊聽百鳥之羣鳴情悵恨而顧望心欝結其不平 曹植出婦賦曰以才薄之質陋奉君子之清塵承顔色以接意恐疎賤而不親悅新婚而忘妾哀愛惠之中零遂摧頽而失望退幽屏於下庭痛一旦而見棄心忉怛以悲驚衣入門之初服背牀室而出征攀僕御而登車左右悲而失聲嗟寃結而無訴乃愁苦以長窮恨無愆而見棄悼君施之不終 王粲出婦賦曰旣僥倖兮非望逢

君子兮弘仁當隆暑兮翕赫猶蒙眷兮見親更盛衰兮成敗思情固兮日新竦余身兮敬事理中饋兮恪勤君不篤兮終始樂枯黄兮一時心揺蕩兮變易忘舊姻兮棄之馬已駕兮在門身當去兮不疑攬衣帶兮出戶顧堂室兮長辭

原書後漢竇玄舊妻與玄書曰棄妻斥女敬白竇生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已遠彼日已親何所告訴仰呼蒼旻悲哉竇生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自

去彼獨何人而居我處

子婦一

增禮記曰父母舅姑之教毋怠毋非饋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　爾雅曰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　又內則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佩紛帨右佩箴管施縏袠大觿木燧衿纓綦屨以適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疴癢而敬

抑搔之　又曰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于姑介婦請于冢婦　又曰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　子夏曰嫁不及舅姑謂之不幸　漢書賈誼曰秦人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悅則反脣而相稽　莊子曰室廡空虛則婦姑勃谿　又廣川王傳曰背尊章嫖以忽顏師古曰尊章猶

言尊姑也　曹大家曰女子之事父母也孝故忠可移于舅姑　顔氏家訓曰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與男女無異

子婦二

增列女傳曰孟軻既娶將入室其婦袒于内孟子不悦遂去不入婦辭母求去母名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户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汝不察于禮而責于妻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其婦謝之君

子謂孟母知禮而明姑婦之道　列女傳曰班昭年七十餘卒有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為撰集之又作大家賛按昭子曹慤丁慤妻也　世説曰張説女嫁盧氏女嘗為舅求官説不語但指搘牀龜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子婦三

增獻珍　嘗藥　楚王靈龜妃上官氏者舅姑在侍奉謹甚凡珍美非經獻不敢先嘗　莊淑公主事舅姑以禮姑寢疾不解衣藥糜非親嘗不進

乳姑　鞭婦　唐書崔澹曾祖母長孫氏

年八十無齒不粒食祖母唐夫人事姑至孝每旦櫛洗拜姑于堂下卽升堂乳其姑姑數其養數年康健一旦姑病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　又曰柳公綽爲刑部尚書京兆獄有姑鞭婦至死者府欲殺之公綽曰尊卑非鬬也且子在以妻而殺其母不順遂減論

原佐餕　授室 禮記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　又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

特豚　雙鯉 禮記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　姜詩母好生魚及江水其妻取水不及時詩乃棄妻妻寄鄰舍常作膾倩鄰母送詩母母感之呼還舍傍輒有泉脈如江水兼躍雙鯉以供母膳　必

嘗必服　勿逆勿怠 禮若飲食之雖不嗜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　又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

枕几不傳　杖屨祇敬 禮舅姑之衣衾

簟席枕几不傳注傳移也　又杖屨祗敬之勿敢近

傳家子婦　請事舅姑

又舅沒則姑老傳家事于子婦　又婦將有事大小必請于舅姑也

娶不舉樂　嫁親饋食

又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　又婦既嫁婦盥親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私猶恩也

猶有不至　而後內和

又以此防人婦猶有不至者謂不親夫事舅姑之側也　又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然後家可長久也

增挽車提甕　盥饋執笄

鮑宣妻桓氏事見賢婦人類　王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時諸主下嫁以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行法度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以成國家之美于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笄盥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婦禮本于珪

娣姒獨殊　公姑皆賀

唐高祖太穆順聖皇后竇氏太后羸老有

疾而性素嚴諸娣姒皆畏之莫敢侍后事之獨怡謹盡孝　唐盧徹為吉州刺史一女有幽閒之德馮暢求之卜者曰祥女入門而媪御皆喜公姑皆賀

原出婦疾怨

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注雖當出猶為之隱不表禮謂不明其過犯也

守肉取水

漢書蒯通曰臣之里有婦姑使守肉夜亡其肉姑以為婦盜逐之嘗有里婦束緼請火曰昨暮犬得肉姑慙追其婦還　姜詩母好江水妻常取之一日來遲母渴詩遂遣其妻

增節其飲食

還以珠璫

汝南記應順字華仲其妻本汝南鄧元義妻元義父伯考為尚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幽閉空室節其飲食羸露日困妻終無怨言後伯考怪而問之時義子朗年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飢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為此禍因遣歸更嫁為華仲妻　謝承後漢書汝南李敬

爲趙相奴于鼠穴中得繫珠璫珥相連以問主簿對曰前相夫人昔亡三珠疑子婦竊之因而去婦欲乃送珠付前相相相慚追去婦

苟違顏色乃見志操　本傳李迴秀母少賤妻嘗罵媵婢母聞不樂迴秀即出其妻或問之荅曰娶妻原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也　下鮑永事見前

子婦四

原善物　傳曰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注從專也婉順也

無私　禮記子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成婦義　又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謂舅姑沒也

命適私室　又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

姑喪　檀弓南宮縚妻姑之喪夫子訓其髽

從舅從姑　穀梁曰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

戒之曰謹慎唐書鄭義宗妻盧氏略涉從爾姑之言

增歲寒松柏書史嘗有盜夜至其家人俱逃走惟姑年老不能移賊欲殺之盧冒白刃救之姑曰歲寒見松柏今乃見婦之心

辭營別第入襄城公主下嫁有司告營別第辭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異宮則定省闕

雅合謹修又太中二年以起居郎鄭顥尚公主詔曰婦人之德雅合謹修嚴奉舅姑夙夜勤事此婦人之節也

今日好雪輟耕錄馮道與趙鳳同在中書鳳有女適道仲子以飲食不中為道夫人譴駡趙氏姆長號知院者來訴凡數百言道都不荅及去但云傳語親家翁今日好雪

子婦五

增識漢班昭女誡曰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帚

于曹氏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玷辱以増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勞

家範一

増易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又初九曰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又六二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又六四曰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又九五曰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

交相愛也　又上九曰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又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家範二

增晉書庾亮字元規美姿容善談論風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内不肅而成或以為夏侯泰初陳長文之倫人憚其方嚴而莫敢造　唐書曰韋陟家法修整敕子允就學夜分視之見其勤旦日問安色必怡稍怠則立

堂下不與語　又曰李景讓家行修治閨門惟謹　又曰李晟治家以嚴子姪非晨昏不輒見所與言未嘗及公事

家範三

原閨門自守　衣冠相見　魏志司馬朗父防閨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進則不敢進不命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整肅如此　晉書何曾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與妻相見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面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不過再三

增稱以孝慈　重其友睦　唐書韋倫居家以孝慈稱唐劉德威于閨門友睦

名題里社 禮著閨門唐書崔鄲四世緦麻同爨居光德里宣宗聞而歎曰鄲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因題其居曰德星堂後京兆民即其里號為德星社云 馮元常閨門雍穆有禮法見重士林 各修家法柳玭家訓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于士林 唐宰相世系表唐為國久傳世多而諸臣亦各修其家法務以門族相高 韓穆二門 邠倕四世又曰穆寧居家嚴嘗撰家令訓諸子人一通又誡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為大吾志直道茍枉而道三牲五鼎非吾養也先是韓休家訓子姓至嚴正元間言家法者尚韓穆二門云 又曰崔邠父倕四世一爨當時言治家者推其法 書誡屏風 貽譏門戶房玄齡事見訓子類 李勣弟弼為晉州刺史以勣疾召為司衛卿使省視忽語曰我似少愈可置酒相樂于是奏樂宴飲列子孫于下將罷謂弼曰我即死欲有

言恐悲哭不得盡故一訣耳我見房玄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户亦望詒後悉為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謹察有不厲言行交非類者急榜殺以聞毋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

家範四

增家法可稱 唐書張知謇每勑子孫經不明不得舉家法可稱

內齋正色 又曰柳仲郢私居內齋服用簡素

世稱孝睦 裴向門户內外親屬百餘口祿俸必均世稱其孝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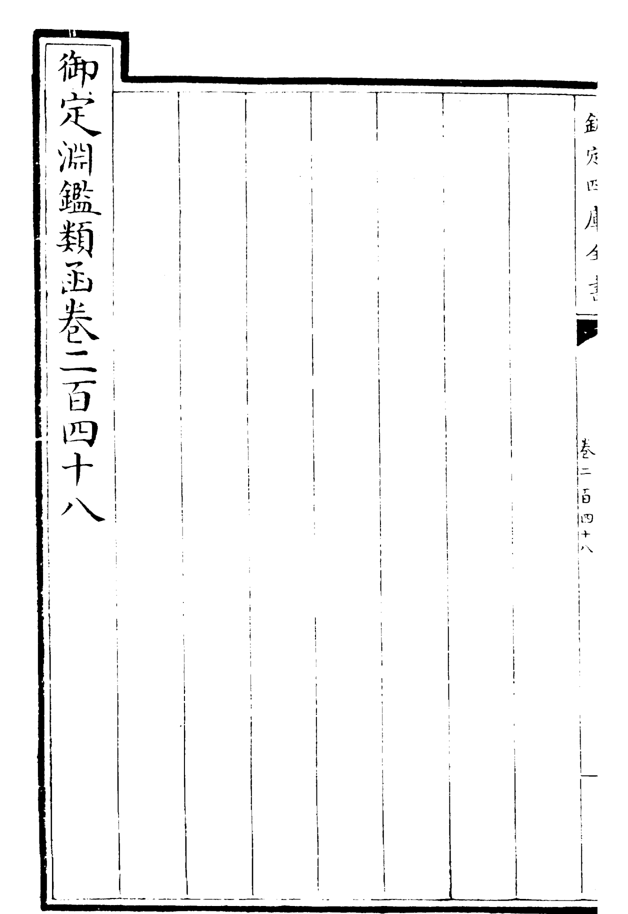
重其家法 本傳朱泚亂崔祐甫妻王陷賊中泚嘗與祐甫同列遺以繒帛菽粟祐甫妻受而緘鐍之帝還京具封以獻士君子重其家法焉

雍睦保家 孔帖源洧雍睦保家士友推之

家範五

原詩晉潘安仁家風詩曰綰髮綰髮髮亦鬒止日祗日
祗敬亦慎止靡專靡有受之父母鳴鶴匪和析薪弗荷
隱憂孔疚我堂靡搆義方既訓家道頹頹豈敢荒寧一
日三省
增書唐李華與外孫崔氏書曰予小時起居尊行三時
侍食令諸子日出髙眠爭覽盤器何嘗有此儀　柳玭
述家訓誡子孫書曰夫門地髙者立身行已一事有蹐
先訓則罪大于他人門髙則自驕族盛則人之所嫉實

詰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争指摘矣故族遠長不假問龜筮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貽國里崔山南琯子孫之盛士族罕比仁和里裴尚書寛子孫衆盛實為名閥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厚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隊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于士林喪亂以來門祚衰落基構之重屬于後生孝慈友悌忠信篤敬乃食之醯醬可一日無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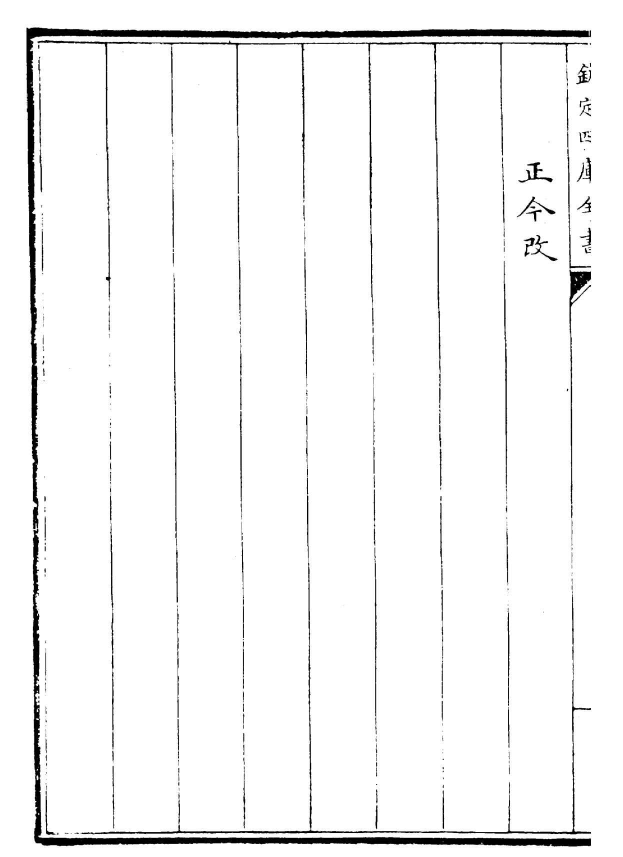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八

謹案卷二百四十七第二十頁前四行飄零曰及之蔓刋本曰及訛偏反按木槿一名曰及見爾雅及莊子注今據劉賓客集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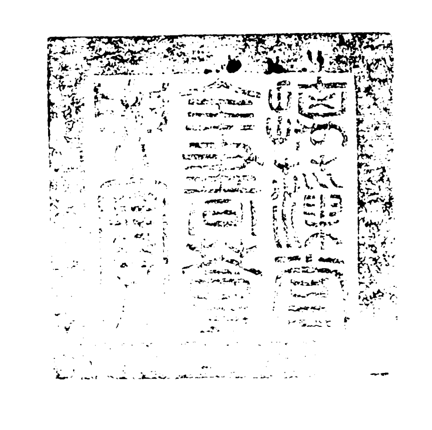
第二十頁後八行紛百哀而攻中刋本百訛有據劉賓客集改

卷二百四十八第十一頁前二行後漢黄昌妻刋本闕後漢二字據後漢書補

第二十三頁後五行正家而天下定矣刋本定訛



正令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王朝寧

謄録監生臣金拔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